

抗戰的意志

歐陽山

——給予者序

依着老套過生活的中國人做事常常是沒有什麼結果的，人義學然而平平過去的事情——即是，即令在做而毫無結果的事情多得很，這種情形必須在這次偉大的三十年代抗戰中給以無情面的批判，並且給以最嚴厲的結束。

在平時，在文學界裏，對於戰爭的預測及戰爭將怎樣影響並規定我們底文學內容的預測，是早就議論紛紛的了。然而結論是微乎其微到接近於沒有。一個口號底確立也經過了一年的瑣屑爭辯，不少人還抱着無知小孩那種即使沒有理由也必得固執己見的兒嬉態度，即使爭辯已經息止之後也還要悻悻不平地彼此怒目而視，好像我們文學界也得回過頭去過一種老套生活，讓我們底抗戰的偉大的文學事業，像

牠在從前經歷着無數的神聖時代而沒有什麼結果一樣地平平過去。

在那些態度並不懇切嚴肅，却有點像七嘴八舌的罵街的爭辯中，使我不能忘記的是徐懋庸先生大意說在抗戰期中文學將趨於死滅而後來又由他自己承認了是錯誤的那種理論。其實他不必過於敏捷地承認錯誤，他底意見正是對文學冷淡者，毫無所知者，以文學做奪取名譽，做懶惰職業者和書賈們底離鑿不移的代表見解。不幸總是懷着這種見解的人數並不為不多，即使在怎樣堂皇光正的招牌之下從事平常文學活動而且握有「文學權力」的，說過文學和人類生存保持着怎樣重大關係的，看見書店老板搖頭拒絕，也就覺得文學恐怕真要趨於死滅了。

東平，草明，邵子南，于逢和我五個人開始就抱着和這完全對立而且毫無妥協可能的看法，上海八·一三抗戰發動以後，我們覺得文學者應該毫不猶豫地參加全國民衆總動員，應該指定以組織和教育工人農民勞苦大衆做他們底基本任務，因為他們向來替大衆服務而且最能瞭解大衆底痛苦——此外，在中日戰爭的創造環境的

努力中，存在着使文學事業底品質提高和飛速進展的最美滿最有利的可能和機會，除了極其必要的工作活動之外，我們不肯誇張「募捐」和「慰勞」是我們最有意義的生活，我們不能承認「開會」和沿途派送大餅是我們最大的歡喜；——雖然我們知道那些事情也必得有人去做才對，但不以為全部文化工作者只能做出那些事情來。

我們大家不能讓我們底抗戰事業平平過去，同時不能讓我們底抗戰時代的文學事業平平過去：殘酷的、血腥的，像夢想底實現似的客觀現實中發生着的驚天動地的史實在震蕩着我們底心情！

實在說，即使在平日，我們文學工作者底責任已經是沉重不過的了。我們有許多工作待完成，又有許多工作待開始，像最近十年來，我們給自己的工作定下了多少目標，——從白話文運動到拉丁化新文字底建立；從個人主義出發的，攻擊封建勢力的為自由的鬥爭到集體意識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學底創造；從新文學本身的

藝術水準的提高到現實主義文學底大衆化（包括接受文學創作底遺產和對淺薄的通俗趣味主義，即小市民性的庸俗主義的鬥爭等）；——或依着縱線式的發展，從革命文學，新寫實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論諸運動到達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底現階段——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或國防文學的偉大運動等，在這中間我們曾經設下了多少目標，而從來沒有有積極的工作成績和效果？我們白白定下了多少題目，而從來沒有在那些題目之下寫過文章？難道我們那些運動都是些冗長的空談麼？

配合着中華民族底全面抗戰的新因素，我們文學者被加上了特定的課題和特定的工作，但這新因素並不會改變我們全部的鬥爭歷史底意義而使我們從另一新方向出發，這新因素只是使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全體得到迅速敏捷的進步，因而也即是使我們向十年或二十年以來所設立的許多目標能够和平而準確地到達，想使中華民族成爲文明的人類中的健全民族，我們那許多目標必須快步到達；而想戰勝那惡魔的

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必須使中華民族成爲文明的人類中的健全民族！

這是說，一方面我們有了新的任務，一方面舊的任務必須趕快而且盡可能趕快完成。

我們底文學工作者在這一方面真是落後得很。抗戰的砲聲一響，文學界並沒有像兄弟和兄弟似地緊緊地在一起構成一個強大的陣地，却現出了極其可哀的零落散亂的現象，平日接近的一羣兩羣這時都變成了小小的派系，在這些派系中談論着如何獲得合法的公開地位，如何集合並發動自己的「羣衆」，如何弄到現金接濟，如何籌辦一個最爲出色的刊物，——那空氣好像有誰在上海成立一個獨立的王國，這些人就是籌備登基的大臣，連工作情形和私人住址也成爲秘密的東西了。

「把全上海的文學工作者底認識和工作統一起來吧，——或者最低限度，大家要是回到內地的城市農村去工作，也先在一種龐大的組織裏面集中起來，聯絡起來

我曾經這樣無望地向所有的朋友呼喊過，但是毫無結果，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夠脫出小派系的圍困，坦白地，互相信賴地解決一切今後文學活動的困難問題並非不可能的事。然而在八·一三以後的一箇月中，一個小小的派系能夠解決生活恐慌、名譽恐慌，勢力恐慌以至整個文學生命底恐慌，誰也不願脫出牠，於是大家連動身日期和目的地也來不及互相通知，逃難似的逃出上海「作鳥獸散」了！

現在，邵子南在華北，東平在華中，于逢，草明和我在華南，我們自然也做「鳥獸散」，雖然我們彼此還在互通消息，還在互相關心彼此的工作。——然而在當時，我們實在憤懣得很。上海抗戰的局面確立以後，我們就被擠在各種神秘的派系之外，連能夠暢談的朋友也不可多得，這還沒有什麼，寂寞一點就是了。沉悶的是在全國讀者最需要出版物的時候，偏偏什麼出版物都停掉了，一方面想做民衆運動的工作又不被許可，好似被關在租界的鐵籠子裏乾巴巴地望着籠外的炸彈在無恥地轟炸。

東平夫婦，草明和我，還有我們兩家的三個女兒同住在一個不滿五十方尺的前樓裏，地方狹小得很，擺好板牀已經沒有地方走路，在屋子中央張掛半幅布簾子做洗澡的地方，——邵子南和于逢兩個無家可歸的朋友，來吃飯的時候就更加擠得滿滿的。我們不容易吃肉，常常吃大量的毛豆和南瓜。我們無事可做，然而老是精神飽滿地在活着。我們在不能讓這回的民族抗戰發生了而平平過去，在使抗戰的文學事業迅速而強力地展開，在獻身組織和教育那些落後的工農大眾做抗戰的中堅隊伍，在使全國人民獲得應有的飛速的進步，在服役於新的全面抗戰的文學崗位的任務而同時迅速地完成十年來的文學運動未完成的諸課題——這許多問題的談論上意見完全一致。我們不肯讓自己妥協在募捐，慰勞，開會，救濟難民，和名人交際，那些消極的無實際效果的應時工作裏，——雖然我們自己有時也不能不在做着。於是想到寫一本小書。

有一件事使我們異常痛心。工人農民勞苦大眾（也即是兵士們）已經舉起槍桿

防衛他們底祖國了，他們已經停止了階級鬭爭的進軍掉轉槍口向着他們底民族敵人了，新的人類誕生了，新的英雄誕生了！然而我們底文學工作者落後得似乎對這新民族底誕生毫無所知。對以英勇的戰士底新姿態出現在東亞戰場上的武裝工農大眾底可歌可泣的史蹟毫無所知。對放棄被殘害者被損辱者底仇恨，原有不義的民族兄弟，攔開世世代代所忍受的無期痛楚不談的工農大眾底偉大人格毫無所知。這是什麼原故呢？這是應該的，不足驚訝的事情麼？於是決心非寫一本小書不可。

這時候，我們已經分明有着手給予者這代表我們對於現實的理解和試要鑄造典型人物黃伯祥的集體創作的要求了。不過這填屑的情形還是攔開不說吧。我想要補述的是當時碰見的一件小事，——一位女的大學教授，先生，名字不必細說了，把她底一小部份私蓄捐給政府。她底錢是寄交一家報館代收的，報館把這件事當做一篇愛國新聞稿件發表出來，還勸大家拿她做榜樣。這位女榜樣實在是買了一宗便宜貨去的，所費不多而得到的名譽和尊敬却很大。但是她還不肯干休，沒隔幾天，那

乞討者，一個是給予者。

家報紙又有了關於她的記載了。這回的文件是一共三種：第一是她底更正信，說她第一次的捐款沒有報上所載的那麼多，這本是她對國家的一點小意思，過於張揚或把捐款數目說多了反使她極感不安；第二，她在不安之餘索性再捐一點，報館又將她第二次所捐的若干兩金飾，折合國幣若干數目登出；第三是報館底道歉和代表國家向她致奉更高的敬意，報館自承一時疏忽，使愛國者深感不安的罪過，其次就對她索性更加有意地大吹大擂。這件事曾經盡了給予者催生的責任。我認爲那女的大學教授是仕用金錢購買勳章，同時使全國民衆爲她而抗戰，理由因爲在戰前誰也不知道她是主張抵抗還是主張妥協的，而且看她平時的言論，她實在極力反對國共合作，罵魯迅先生是亂黨和漢奸。她好像不是在把金錢交給國家，却在向國家討索名譽。其實有錢的人掬點腰包算得什麼呢？——這和給予者裏面的黃伯群就恰恰相反，我們底主人公是用了自己的全生命保護祖國，而什麼東西也沒有收受。一個是

那麼，這位「給予者」黃伯祥是怎樣一個英雄，和爲了什麼，根據什麼而產生的呢？是的，我們有使讀者明瞭這些的必要。但是除了請求讀者好好地細心把原文讀過一遍之外，我在這裏只要簡單地回答：

「他是代表抗戰的意志出現的——就够了！」

文學本來就是提高人類的生活意志的一種高度的精神活動——這是異常顯明的。什麼地方有人類，那地方就有種種不同的生活——搾取的，被搾取的，那地方也就存在着真實的痛苦。文學是永遠和這些痛苦對抗的，文學激發了人類更大的活力，使人們對於生活更有自信。除此以外，一切只能使人明瞭某事物底真相，或動人憐憫，或使人笑，或使人下淚的作品，在基本的意義說，都不能算最優秀的文學。

今天，日本帝國主義者底陰謀搾取變成了鮮明的掠奪，我們底鬥爭也變成了鮮明的抗戰，事實上不容不把表現並提高抗戰的意志的文學工作當做第一義的工作。

文學曾經反抗黑暗的僧侶統治，貴族統治，曾經反抗歐洲的封建暴君和慘無人

道的地主資本家，今天，牠也必然會幫助我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中至和日本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的德意志法西斯狂漢們，中國漢奸，和托洛斯基派惡徒們，是毫無疑問的事。牠也能歌詠中國英雄們底悲壯犧牲，艱辛戰鬥，和勝利底喜悅；——因為如此，文學能够普遍地提高每一個中國人底抗戰意志，使我們在困苦的程途中爭取最後的勝利！

八月間，我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底陰謀仍然覺得很不放心，憑過去的經驗，我們非常瞭解日本那種表面親善而實際吞蝕中國的手段真是毒辣得很。我們熱望我們底敵人不要閃閃躲躲，站到明處來，好讓我們全中華民族和日本侵略軍閥痛痛快快地做一場最後的決鬥。現在我們達到了我們底希望了，敵人露出惡魔底原形站在中華民族中間了。在東西北三方面的戰場裏，敵人已經落在我們底陷阱中，我們全國的鬥士已經用一個大鐵環將敵人團團圍住，今後我們底天然任務只是怎樣告訴日本底覺悟軍士不要爲了他們底軍閥野心而枉送性命，只是怎樣去消滅那些不肯覺

服的頑固敵人！

爲了担当這最後一擊的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務，我們五個人貢獻了我們最週密的觀察和最完善的思索來創造了給予者底靈魂黃伯祥。我們底觀察和思索是有限的，但是我們底熱情却無限。尤其最令人感到光明和幸福的，是把我們底人物黃伯祥當做胎兒懷在腹中的執筆者東平那種熱烈底感情，低徊不已的神氣，被烈火所燃燒的焦灼不寧，以及和莊嚴的喜悅交戰的困惑和痛苦，人在受着最大的感動的時候等於受着最大的委託和最大的試驗，是既驕傲又痛苦的。在我們五個人爲了其他的寫作上的若干問題爭鬭爭辯的間歇的片刻寂靜中，我瞭解他而且希望他也能夠瞭解我對他的尊敬。

黃伯祥是半工人半兵士性格的混合型。他是否「純粹」的無產階級，或者他祖先是廣東的野蠻農民，我想誰也沒有追究的必要了，我們之所以嘗試以他做我們全民族抗戰意志底標竿，是根據着至少如下的三種理由的：

第一、他是兵士，是在戰場上正面和敵人戰鬥的人物，也是抗戰的意志最尖端最直接的代表；而且，——將來每個中國人都有在戰場上和敵人正面作戰的必要，第二、他是工人，是帶來了十年以來的階級鬥爭的堅決意志和豐富經驗的無產者羣衆之一，雖然他不是紅軍，但在作爲整個無產階級鬥爭看的廣大社會階層的各种形式的鬥爭之中，他是一個老前輩的戰士。第三、全面抗戰發動以後，老爺少爺小姐太太都參加到戰爭裡面來了，——文學方面，歌頌老爺太太底戰蹟的雖然還不多，而歌頌革命的少爺小姐——年輕的民族英雄和傷感的抗日美人的，却已經不能算少。自然，只要抗日，是任何人都該歌頌的，不過不應該漏掉在前綫苦戰，——而且是長期鬥爭過來的前輩。……

結束以上這許多簡單的意見，我這樣想：

文學和文學者底任務是重大而艱難的，文學必須提高人類的生活意志，反抗一切黑暗勢力——尤其當人類被捲進一方面是無恥的侵略，一方面是神聖的拒絕的戰

爭奪中的時候。文學者執行這種光榮的任務，充份的認識全部鬥爭底歷史，決心結束那老套的，悠悠終日的，讓什麼事情都平平過去的生活，而以無私的事業心籠罩一切行動，是必要的條件。我們五個人和一本小書，實在算不得什麼。但想大家都認識只有「給予者」底精神才能保證我們中華民族底最後勝利的企圖却不是沒有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在廣州。

給二者

目次

抗戰的意志(序文).....	歐陽山
1 卡車的駕駛者.....	(一)
2 少尉服務員.....	(三)
3 黃伯祥的朋友.....	(一七)
4 不幸的事件.....	(二九)
5 陳金泉.....	(五六)
6 八、一三的前夜.....	(六九)
7 弟弟.....	(七七)

8 高華素.....(九一)

10 決心.....(二七)

11 那灰暗，沈鬱的面孔沒有變改分毫.....(三五)

給予者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他是一個給予者。他並不向日本狂暴的侵略瘋狗要求什麼，也沒有從他們那里接受了什麼；反而是當他們向他乞索的時候，他給予了。他給予他們一個使全世界驚悚的戰爭。

對於他的兄弟們，他也是一個給予者。他不會應用一切方法使戰爭只爲自己所有，因爲他自己本身就是戰爭。他沒有支付金錢，憐憫，和誇張，可笑的辭令；他支付了他的生命。